

王先生遊滬記



海 上

版出社書圖通大

行發局書西中

王先生遊滬記

第十七回 善後問題的討論

話說王先生聽了那煙紙攤老闆說：姚家向從後門出入的話，好生奇怪！暗想姚老三這傢伙，竟越弄越不成話，住了這條斷命路，這個尷尬號頭不算數，如今竟開起後門來了，豈不笑話？讀者諸君！這開後門三字，在內地人是諱莫如深，不肯輕易出之于口的，萬一把這三字加之于人，那可了不得，不是吃五分頭，便是一場大氣。因為凡男人家沒有生育能力，暗使妻子與人私通，代為傳種的，便稱為開後門，那位大丈夫，也就逃不了開眼烏龜的雅諺。有此一來，人們非但對於這三字正面文章諱莫

如深，就是連帶關係的後門出入等話，說時也有些兒不自然的顧忌。其實在上海的人，住屋多半是在衙堂裏面，因進出便捷的關係，差不多十家之中，到有八九家是後門出入的。至于那兩扇大門，雖不是絕對不開，可是一年之中，開的次數是數得清的，正合着門雖設而常關的一句古文。王先生對於這種情形，當然是不會明瞭，故一聽人家說了後門出入的話，便發生了懷疑！

當他轉到後門跟首時，可巧姚老三走出來，一見王先生，便含笑問道：「老王！——你真的來了，是幾時到的？」王先生一邊含糊答應着，一邊跟了姚老三進了後門，走到客堂，與姚師母招呼了，方才就坐。王先生一坐下去，便把此次到上海的一切事，略不隱瞞的都告訴了出來，把個姚老三和姚師母聽得都捧腹大笑，連肚皮肉也笑得稀痛。好容易等他講完了，

大家才忍住了笑，姚老三說道：你全功來了不到兩天，就鬧了這許多的笑話，若住上一年半載的話，真不知要把個上海，鬧成甚麼世界哩！

王先生道：閒話休提，我們且來談談正事，鬼話是說了，也得要個善後辦法，否則西洋鏡拆穿下來，非但又要鬧得三江水發渾，并且連上海也住不了，豈非大大的沒趣，你好歹總得出個法子才是。姚老三道：法子儘有，式老夫雖然是假，這計劃的戳破，我可以保證決定不會的，你放心吧。王先生又道：那末往後去又該怎樣辦呢？姚老三笑了一笑，向王先生附耳說了一大篇話；王先生直樂得跳將起來，拍手歡呼道：好傢伙！——真有自己的這種方法，既周密又穩當，叫我老王一世也想不出來；回頭請你吃豬頭肉。當下就要邀姚老三到東淵旅社，然後一同吃飯去。姚老三道：別慌——別慌！你此刻先回去，向尊夫人交涉保證金的事，我也有

點小事要出去一次，不能陪你同行，飯後兩點鐘，我自到東淵來找你，那時再奉陪你們出去遊玩。

王先生連答應了幾個是字，便拿了帽子，告辭而出，仍叫了一輛黃包車，回到東淵旅社，上得三樓，連躡帶蹤的闖入三百六十五號，一看王小姐，仍舊獨倚洋台，看那馬路風景；王師母呢，又坐在沙發中做她的午夢。原來王師母上一晚西遊記看得太得勁了，以致弄到兩三點鐘才睡，晨起又早，故此刻一靜了心，便呼呼熟睡了。王先生不敢去驚動他，走到王小姐近身，輕輕的喊一聲阿媛，王小姐正在凝盼，回頭見了王先生，很高興的問道：爸爸——你回來了，姚先生可曾尋着？爲甚麼不一同來？王先生便將前事說了一番，王小姐很爲歡喜！父女二人閒談着，不料語聲驚醒了王師母的好夢。打個呵欠，伸個懶腰，揉了揉眼，看着王先生道：你

到回來了，正事幹得如何？王先生笑道：事情呢，沒有多大的問題，剛才姚老三他說，這大萊貽洋行，是專辦五金進口貨的，在上海差不多是獨行生意，故進出很大，賺錢極容易。不過外國人有一樣壽頭脾氣，就是在行內做事的人，不論職位大小，一概都要現金保證；若沒有現金保證的話，任你本領大，荐頭人脚力硬掙，也一般的沒用。姚老三總算夠面子了，與行裏的大班外國人福勞司很要好，替我說了不少好話，總算賣交情，本來要五千元保證金的，却讓去了二千，只要三千元就行了；要是別人，五千元少半個銅子也辦不到，這一點却不得不和太太商量的。

王師母聽了咋舌道：式老夫是多大的職務，就要這許多的保證金？薪水又得多少呢？王先生一聽此話，暗中吃了一驚！他想金錢完全在王師母一人手中，倘使今天這一次內交，辦理的不得法，她不肯拿出錢的

話，那就全功盡棄；要想在這場內交上占到勝利，非要遊嘴滑舌，大掉其搶花不可。于是便笑嘻嘻的回答王師母道：薪水這問題，到沒有一定，因為式老夫這個位置，並非內部的死差使，是專在外面和人家接洽生意的，一注生意成就，便有個個佣可提，生意越做得多，收入便越加豐厚，據姚老三說，最少也得有一二百塊錢一月，倘使生意眼兒得勁一點，弄這麼五六百塊錢一月，也是稀鬆平常的事，沒有甚麼奇特哩！王師母聽了這一番話，到有點待信不信起來，自顧搖着她龐大的獅子頭，閉目凝神，隔了好一會兒，方才懶懶地說道：我可不相信，就算姚先生的話，句句是實，這件事你這不成器的傢伙，也終于辦不了的。你自己不想想：你是一個鄉佬，向來總也沒有做過一點兒生意，五金六金，你懂了那一樁？若是拿死薪水的事，還不要去管他，或許可以應酬過去，若說要做了生意下

來才拿回扣，不是我說句倒霉話，照你這老傢伙的本領，就做上一世，也不會有五百六百到手的。

王先生恐怕岔事，幸喜姚老三教導在前，便拿出他內交的手段來，好在此刻王師母口雖這麼說，却並沒有到劍拔弩張，武力解決的時期，故王先生還敢從容不迫的折衝樽俎，滔滔而談，毫無懼色，不失爲內交家的風度。很安閒的說道：太太！——你又來了，天下的事情，豈可一概而論，況且姚老三此人何等的精明，他又是深知我才能的，倘使不能勝任的話，他也決不會引薦我的。今天和他長談之下，他已把許多生意訣門，和盤託出的告訴了我，真是與他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照他所講的那些事，不是我老王吹牛的，確都可以應付裕如，一些兒困難也沒有的。太太！——你如不信，且看我老王去試辦兩月，若是成績不佳的話，由你如何處

罰，都甘心情願，若有半句怨言，我老王就與昨天西遊記裏所演的孫行者一般，壓在五行山下，不遇聖僧，永不超生。王師母聽他如此說法，到不覺失聲笑將起來。便轉口道：那末回頭姚先生到這裏來不來？王先生道：他怎麼不來，我們還要請他領導了去遊玩哩！王師母道：既如此，回頭等他來了再說。

那時王小姐在旁，見他們倆的一場交涉，已經告一段落，便插嘴道：爸爸！——時間可不早了，十二點鐘已敲過了一會，我肚子裏覺得餓了，快些吃飯去罷！王先生和王師母，經她一提，便也發生了同樣的感覺，同聲說道：吃飯去，——吃飯去。接着王師母便道：昨天旅館裏的小菜，既不好吃，價錢又貴，今天到那裏可口些的地方去吃一餐才好。王先生暗想：我也是個嫡嫡親親的門外漢，你問我宛比問了一個木頭，同樣不會有

滿意的答覆給你。搔首一想，忽然靈機一動道：有了！——有了！昨天曾因吃猪肉大鬧九雲軒，他家的菜，到還不錯，不如仍舊那邊去吧。便向王師母道：有便有一家，烹調到很好，而且就在近邊，去試試可好？王師母餓得慌了，便站起身來，攙了王小姐，叫王先生在前引路，出了房間，叫茶房鎖上了門，三人一同乘了升降機下樓。別的地方，王先生不認識，到這地方去，他却是輕車熟路，決不會走錯；故高高興興的在前面走着，王師母攙着王小姐，在後相隨。王師母本來是懶得走路的，并且馬路之中，汽車電車，來往不絕，更使她生了懼怕之心，恨不得少走一步好一步。因此步伐自然遲緩，雖沒有多少路，却走了二十分鐘才到。今天王先生有心示闊，不再在樓下統座上坐，一直登樓，找了一個沿窗的雅座，先讓王師母和王小姐坐了，自己才就側邊落坐。堂倌照例送上杯筷，泡上一壺茶，然後

問菜。王先生道：先弄一盆鹽水鴨子，一個油爆蝦，帶一斤花雕，旁的等一回再說。堂倌應聲而去，不多一會，把所點的酒菜都送了上來，王師母和王小姐自顧吃菜，那一壺酒，却由王先生獨享。欲知這頓飯吃出些甚麼花樣來，且待下文再講。

第十八回 大世界之遊

話說王先生初到九華軒，點兩樣菜，到似乎很是個吃客，等到酒菜送到，酒固然是他獨享，但他的心事，却也由此擔起來了。那兩樣菜，原是上一天靜觀自得時，聽隔桌上人家點的；除此以外，他所知道的菜，還有洋葱炒牛肉，以及鴨掌湯兩樣，是上一天親嘗佳味的。故王先生酒雖獨享，心却担着，王師母等又催着要吃飯，他便硬着頭皮，喊堂倌道：替我弄

個洋蔥炒肉絲，一個鴨掌湯，隨帶飯來。堂倌應聲而去，不多一會，一起送上，王先生連連斟酒，暗想牛肉豬肉，任他媽的，馬虎混過了，省得多費唇舌。於是三人便各自用飯，飯畢會賬，價錢的確還不算貴，菜味也還可口，大家很滿意的出了菜館，因恐怕姚老三到來，不敢再到別處走動，仍舊安步當車的回東淵旅社去，順帶可以休息一會，爲出遊的預備。無如回到了房間裏，姚老三尙沒有來，三個人又沒有甚麼消遣，王師母胖子善打盹，倒在沙發裏，又軟又適意，不上五分鐘，已呼呼熟睡了。

王先生呢，連日也乏透了，又加了一斤花雕入肚，在酒醉飯飽的環境之下，也跟了王師母同入黑甜鄉去遊玩了。這時候最難堪的一人，就是王小姐，她的主要目標，就在出外遊玩；但遊玩就得等姚老三來做嚮導；這時姚老三既未到來，而她那雙親大人，又不約而同的都入了黑甜

鄉去，不由他感覺到孤零單調，無法排遣這有限的時間起來！不得已還是到洋台上看看馬路風景。這樣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間，王小姐覺得兩腿已有些痠麻了，想回到裏邊，也與沙發或銅床相商，追隨二老于黑甜之鄉；不料正在此際，門外忽起了一陣剝啄之聲，起初還聽不真，後來接着有人喊道：王先生——王先生——有客在探望你哩！王姐姐一聽，知道姚老三來了，便趕速把王先生扭醒了，一面答應着前去開門。

王先生此時也明知來人是姚老三，但是一場內交的結果，雖未曾失敗，可終還要靠姚老三的力量，才可以達到最後的勝利；故也從沙發中一躍而起，迎到門首，姚老三已踱了進來，兩下照例招呼，王小姐也不免敷衍幾句，這一來把王師母也驚醒了。她與姚老三本來是認識的，也叫應了，等姚老三坐定，開口就問起大萊貽洋行的事；姚老三與王先

生是預先講明了的，自然所說的話，一拍就合縫，王師母的疑雲，就完全撇開，王先生的一場內交，終于是借了外邊人的勢力，達到最後勝利底目的。王先生的內交是勝利了，可是王小姐的出遊問題，却又接踵就提出了。

姚老伯！——你是老上海啊！今天帶我們到甚麼地方去遊玩一番啊！姚老三很幽閒的答道：王小姐——我不知道你喜歡到清靜的地方去，還是喜歡到熱鬧的地方去？上海玩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，不說明確是無從選擇的。王師母插嘴道：要玩畢竟是熱鬧地方好，姚先生——你任便帶我們到那一個地方去玩一會就是了！不過又得擋你的忙。姚老三道：這是甚麼話，莫說我橫着沒事，就是有事，陪朋友玩玩，也是該的。那麼我們今天先到大世界去玩一踣吧！王師母和王小姐，對于上海，雖然是

山東人吃麥冬，但大世界三個寶字，她們却是耳熟能詳，套句舊小說的口氣，這才叫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哩！一聽姚老三說出這一個所在，自然都一口贊成；王小姐便忙着去整裝，王師母也去幹她所欲幹的事，惟有王先生却自得其樂的陪着姚老三說話。不多一會功夫，太太小姐已收拾妥當，便似下了總動員令一般，大家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往外邊走了。外邊，不消說又是黃包車的生意；今番有了姚老三這識途老馬，一切的事，王先生完全可以不費心機，由他一個人去包辦，叫了四輛黃包車，一路浩浩蕩蕩，直奔大世界而來。到了目的地，便付了車資，買票入門，作他們的處女遊。至于大世界的內容如何，讀者們男的不是王先生，女的不是王師母和王小姐，似乎不必我多費筆墨來記述他。并且今天王先生和王師母在一起，有如鼠子後邊跟了一只狸貓，強也不敢強，強做

定了侍從武官，再沒有功夫去鬧甚麼笑話；故此次的遊程，就是記出來也毫無興趣，所以大可以免而不記。不過有一句話，我得表明：大凡天下的事物，初見時總覺得奇趣橫生，久習之後，就會生厭。

王先生一家三衆，對於這著名的遊藝場大世界，還是初次光臨，故裏邊任何場子，不論懂得懂得不得，本灘也好，大鼓書也好，京戲文明戲，甚而至于合三北人胃口的四明文戲，也無莫不好，大概只要裏邊有一個場子，總夠他們作一刻鐘以上的留戀。人家形容鄉下人上縣，連賣馬桶笊帚的都好看，他們的遊大世界，正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；不過那位遊戲場逛厭了的姚老三，晦氣星大約是從鼻孔中呼吸進去的，今天奉陪了這三位傢伙，却到弄得坐立不安，到處發窘。

到一個場子，你要走時，他們却看得有興；你看得有興之際，他們却